

我省多地因暴雨引发险情

这个端午小长假,他们在风雨中守望相助

本报记者 陈佳妮 陈立波
通讯员 毛玮雯 王一彬
邵琦 高伟伟 杜枢楷

连日来,我省遂昌、江山等地突降暴雨,多处小流域瞬间河水猛涨,多地出现道路塌方、村庄停电、房屋进水、农田水利设施损毁等险情。从人员转移到全力值守、从道路抢通到应急救险……面对险情,遂昌、江山当地各部门、各乡镇和村级党员干部群众不分昼夜,在风雨中守望相助,合力上演了一幕幕温情救援。

15个小时连轴救援

6月7日,全国高考开始,江山市公安局特(巡)警大队教导员周性胜的儿子也在赶考行列。由于平时工作忙,周性胜很少有时间陪儿子,这次他决定一定不能缺席

儿子的高考。

然而,6月6日近21时,加完班的周性胜准备去学校接儿子,突然接到了立即回队支援的指令。原来,当天下午,全市普降暴雨,该市贺村、新塘边一带受灾严重。警情就是命令,周性胜立即带领战友奔赴现场。在贺村镇一处灾情现场,周性胜和战友们趟着齐腰深的洪水,挨家挨户检查,直到10多名村民安全转移才离开,此时已是凌晨3时。

警情一个接着一个:黑夜暴雨中警车无法通行,派出所借来悍马将救援人员带到现场,从屋内救出2名被困小孩和2名老人;轿车被困水中深达1米,救援人员借来挖掘机救出被困车主和树上的5名村民……整整15个小时,周性胜和江山公安近千名战友,用自己的身躯和臂膀架起了救援之路。

据悉,在接到抢险警情后,衢州消防救援支队立即调集江山、莲华山、柯城、柯山、

衢江、龙游、常山7个中队60余名消防指战员,携带冲锋舟、水域救援绳等装备赶赴现场。在湖前村受灾点,消防指战员兵分多路,用冲锋舟等紧急转移被困群众。在一处救援现场,一名被困小女孩因害怕情绪激动,官庄中队的余军健耐心开导,最终用一个“最美公主抱”成功将小女孩转移到冲锋舟上。

徒手搜救失联人员

6月6日15时至6月7日9时,遂昌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多地房屋倒塌,公路塌方,交通中断。

7日凌晨,遂昌王村口镇吴处村一幢民房被毁,3名群众被困。遂昌当地公安、镇干部、民兵、消防迅速组成救援力量,赶赴现场。

7日2时20分,一名被困人员成功获

救;7日13时10分,又一名失联人员被找到,但已无生命体征。最后一名失联人员在哪儿?搜救进行地异常困难,暴雨一直未停,山间砂石不停滚下,为避免次生灾害的发生造成搜救人员生命危险,搜救人员只得暂时撤离至安全区域。

8日上午,搜救工作再次展开。由于道路多处受损,搜救车辆无法进入,搜救人员只能用铲子、消防水泵徒手搜救。最终,在警犬“赛虎”的帮助下,最后一名失联人员被找到,但已无生命体征。

截至8日,遂昌县公安局共出动警力600余人次,与乡镇、民兵、救援队一起成功解救被困群众500余人,转移安置6300余人,抢救财物410余万元。另据省消防救援总队消息,6月7日0时至9日12时,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共接警569起,其中火警323起,抢险救援172起,社会救助74起。

有他们护考,安心!

本报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陈谊 沈欣
胡筱俊 马姣 陈永柯

本报讯 在考场周边指挥交通、维持秩序,当起“护航骑手”送考生及时赴考,加班加点为考生补办身份证……刚刚过去的高考中,各地警方纷纷行动起来,当起“爱心护考大军”。

“余姚的这位警察叔叔有点可爱!”6月7日,不少网友点赞余姚一位在高考期间流着鼻血还坚持指挥交通的警察。原来,在7日的余姚中学高考考点,交警方焯斌因劳累过度流鼻血,但面对繁忙的交通,他坚守岗位,努力保障考点外圈的交通顺畅。

余姚的交警忙着维持秩序,金华的民警们则为了考生“追”起了火

车。受连日暴雨影响,江西境内部分地区雨量超标,致使多条铁路线路出现晚点。7日上午10点,金华金东区公安分局塘雅派出所民警在辖区列车滞留路段对旅客进行安置时,突然有3名考生求助。他们都是江西上饶人,着急赶回上饶参加艺术生高考,没想到火车晚点了。了解情况后,民警立即驾驶警车将他们送往金华市高铁站,并护送他们过安检、进站台,直到三人安全上了动车,民警才安心返回。

考生丢身份证是每年高考必有插曲,今年的“迷糊蛋”仍旧不少。7日上午8点20分,永康市前仓镇大陈村的考生小陈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份证找不到了,此时距离开考只剩40分钟,让他没想到的是,永康公安仅用了8分钟就将临时身份证递到了他



交警方焯斌流鼻血仍指挥交通

手上。随即,小陈在行政执法队员和高考志愿者的护送下赶到了考点,此时离高考开考还有10分钟。

记者从省公安厅了解到,截至6月8日,省公安厅居民身份证制作中心共接收全省各地市中考办证加急联系函54张,共加急考生用证134张,收到感谢信3件,登门感谢3次。

电话催债把借款人逼自杀 柯桥法院集中宣判9起涉恶案件,多为“套路贷”

本报首席记者 高敏 通讯员 胡剑飞

本报讯 轮番电话催债,导致借款人自杀;电话恐吓,上门放高音喇叭、泼油漆、胶水堵门锁逼迫借款人还债……近日,绍兴柯桥区法院公开对9起涉恶案件进行集中宣判,其中8起为“套路贷”,涉案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至8个月不等。

38岁的任某是59名被告人之一。2015年5月底,任某人职“奇赢公司”绍兴分公司(原名“中赢公司”绍兴分公司)。在担任该公司门店经理期间,任某伙同赵某等12人以民间借贷为名进行非法放贷活动。2016年7月,张月(化名)受任某等人诱骗,签订了借款合同,还了几期后便逾期未还。任某等人轮番拨打张月电话催收。2017年11月,业务员在催款中得知张月自杀。

据犯案成员供述,为骗取客户借款,任某通常在指使团队业务员招揽生意时,先将明明收取高达20%-40%的信息服务费刻意说成只需2%-8%,让业务员诱使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签订后,业务员又以服务费、保证金等名义扣除相应金额,致使借款人实际借款低于合同金

额,以此虚增债务。一些客户想要提前还款,任某团伙则称提前还款有条件,如16期借款最少要还款8期后才能提前还款。

在千方百计制造借款人逾期后,任某团伙会要求借款人支付违约金,同时团伙中负责催收的人员会通过电话、短信滋扰借款人及其亲属,在借款人家中、村里及单位附近张贴欠款单,甚至暴力殴打借款人、上门泼油漆等方式进行“索债”。

2017年1月至2018年2月期间,以任某为首要分子的恶势力犯罪集团骗取李某等1700余名借款人钱款,诈骗既遂合计300余万元,诈骗未遂合计700余万元。

法院认为,被告人任某等13人组成的恶势力犯罪集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结伙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属共同犯罪。依据各被告人犯罪事实、性质和社会危害性等情节,法院作出相应判决。

在另一起涉恶案件中,90后并取得大学文凭的戴某也因诈骗罪站在了被告人席上。

2017年8月,江苏人戴某与沈某等5人在绍兴越城区租赁办公室成立

万发、天顺信息咨询公司,公司均未进行工商注册登记。此后戴某等人雇佣张某等4人作为催收人员,在无放贷资质的前提下,戴某指示业务员以放贷快、无抵押为由,通过朋友圈等打广告吸引客户。

据戴某供述,公司放款在6000-10000元之间。客户借款10000元,扣除保证金、尾期还款金、中介费等,实际到手只有七八千元,但借条上金额一般是借款金额的2倍左右。客户出现逾期,催款员张某等人则通过电话恐吓,上门放高音喇叭、泼油漆、胶水堵门锁、赖在家中不走等方式逼迫其还款。

2017年8月至2018年2月,被告人戴某等人骗取赵某等200余名客户钱款,既遂共计55092元,未遂共计400余万元。最终,柯桥区法院一审判处被告人戴某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11万元;涉案其余被告人均获刑,无一人被判缓刑。



乡村建设应保护村落文化

张婧婧

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任务。近年来,全国各地积极开展美丽乡村建设行动,科学认识和把握美丽乡村建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将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努力实现美丽乡村建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得益彰。

然而,在美丽乡村建设为农村带来发展机遇与动力的同时,建设过程中也陆续显现出一些问题。有些地方缺少科学规划,不是静下心来寻找自己的特色,而是盲目采取复制模式,结果破坏了农村原有风貌和特点,导致“千村一面”的情况出现。尤其是一些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古村落,有的地方急于发展经济,打着保护的旗号搞重建,古村落的历史痕迹和文化韵味被现代工艺所取代,古村落最终徒有其名。

此外,近年来,农村古建筑被拆毁买卖的现象比较严重。对于乡村文化遗产来说,这是不可复原的毁灭性破坏,是花多少钱都买不回来的文化损失。反过来,这种交易也刺激了居住在古村落的村民,使古村落原有文化建筑的保护更加举步维艰。

乡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和根基,也是历史信息的重要载体,文化印记是乡村建设最应该倚重和发扬的优势资源。保护古村落的文化遗产,促进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既是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也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打下重要文化基础。如何平衡乡村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旧”关系,如何在乡村建设过程中不以破坏和牺牲村落传统的社会资源为代价,值得深思。

首先要正确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发展并不意味着大拆大建,保护也不是原地踏步,乡村的建设与村落保护应当有机结合起来,在尊重与保护村庄历史文化资源的基础上,根据每个村落的个性和特色,综合考量其建设和发展,使不同类型乡村各展其长,百花齐放,保持美丽乡村建设的灵活性和多样性。

其次,乡村建设应该遵循农村发展规律,充分考虑客观环境和资源条件而采取适当的发展模式。要从依靠政府统筹主导、政策扶持、资金支持等外力的推动,转变为依靠乡村自身的天赋条件、历史底蕴、人文魅力、文化内涵等内力的创新驱动,不断提高乡村自主发展能力和自我更新能力。

此外,还应建立和健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尤其要注重法律的实施。要在法律层面确立乡村古建筑的法律地位,加大对村落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力度,提高村民尤其是乡村干部对于古建筑和历史遗迹的保护意识。